

延安文人

朱鸿召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走进延安丛书
朱鸿召 主编

延安文人

朱鸿召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延安文人 / 朱鸿召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1.9
(走进延安丛书)

ISBN 7-218-03783-6

I. 延... II. 朱... III. 革命知识分子 - 研究 - 延安 -
1937~1947 IV. D66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257 号

责任编辑	钟 菁
装帧设计	流 野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230 000 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 - 3.000 册
书 号	ISBN7-218-03783-6/D·397
定 价	23.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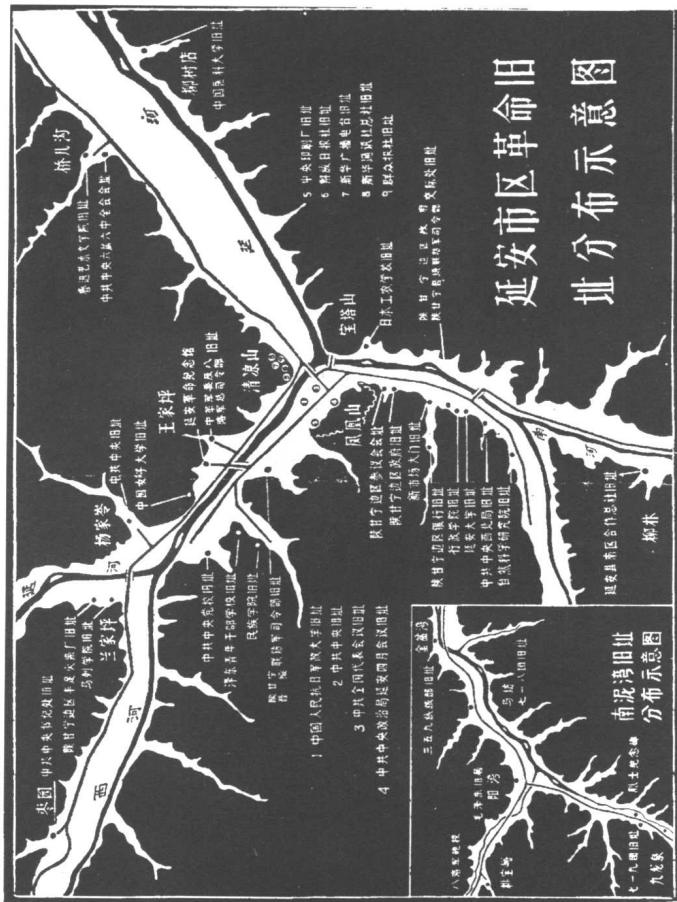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0667 83791084

内容简介

本书 20 多万字，征引材料 600 余条（次），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有关这一课题研究中资料最为翔实丰厚的一本论著。全书以革命知识分子奔向延安，献身抗战，参加整风，洗心革面，重塑人生的心路历程为主线，全面透视 20 世纪中叶之前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风景，探寻现代中国革命历史的精神财富，弘扬延安精神，关怀现实人生。是一本史论结合，文笔流畅，态度严谨，逻辑性强，可读，可思，可感，可论的好书。

图意示分布分址



延安旧址地图



丁玲(中)在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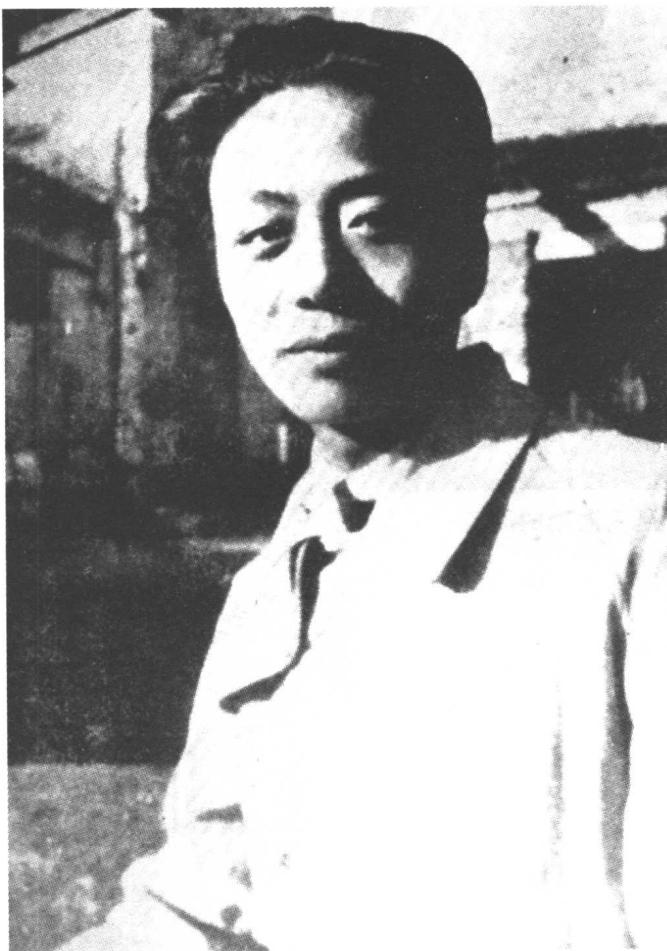
1938年初到延安的萧军(背景是照像馆里的画)



延安时期的周扬



史沫特莱在延安



延安时期的艾青

总序

延安，五四，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留下的两大玄机，也是我们认识、研究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两个最关键的历史时期。近 20 年来，海内外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研究，已渐成一门显学。但是，我们对于延安时期的认识研究才刚刚开始。

延安时期（1937—1947），黄土地上，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新中国的雏形在这里孕育，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传统在这里被重新阐释和规范。1945 年 4 月 21 日，毛泽东在延安出席中共七大预备会议时称，“有人说陕北不好，我说，陕北有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陕北已成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从此，偌大个民族，亿万人口，经过历次政治运动，都逐渐地将自己的精神意志、思想言行，归并于这个崭新的历史的出发点，并沿着延安精神和毛泽东思想所指引的道路，进行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实践。所以，延安已经影响中国历史 50 年，并且至少还将影响中国历史 30—50 年——因为反思、变革或发展，同样是一种历史影响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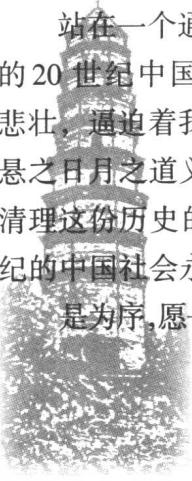
本丛书搜罗海内外对延安时期社会历史文化的学术研究

论著，以及历史档案、当时当事人的日记、采访录、回忆录等第一手史料，独立成册，分批出版，陆续应市。本丛书以严肃认真的学术态度，恪守学术规范，整理记忆，研究社会，探讨课题，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个思考、研究与交流的学术平台。

对延安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进行学术研究，是一个相当困难，而又非常必要的历史课题。由于战争环境和生活条件的限制，当时延安的印刷出版物就非常稀少，并流传有限。加之战争炮火和政治运动的深刻影响，有关延安时期的历史文献，能够留存的就更加稀少。几经周折，寻找到依然健在的历史当事人，他们要么讳莫如深，三缄其口；要么记忆模糊，甚至完全丧失个人记忆。愿意而又敢于直面自己这一历史时期真实人生心路历程的，毕竟凤毛麟角。触摸涉猎这一时期仍然带着体温的历史，我常常为历史深处的疼痛而暗自惊呼……

站在一个通向新世纪的历史入口处，回顾刚刚成为过去的20世纪中国社会风雨飘摇的历史，血泪，忧患，创伤，悲壮，逼迫着我们只有端正天下公器之学术立场，捧出可以悬之日月之道义良知，修炼敢于担当天下之胸怀意志，才能清理这份历史的遗产，承载这份历史的遗嘱，俾以让21世纪的中国社会永远不再风雨飘摇！

是为序，愿一切祈盼幸福生活的人们明察之！



朱鸿召

2001年5月 上海

自序

在 20 世纪中后期，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而尤其是一个中国的读书人，知识分子，你将永远也挣脱不了与延安的精神联系。这种联系，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意识到没意识到，它都客观而又化入主观地存在着。也可能正因为它已经由认知客体附着生为行为主体，融入了你的精神思想，成为你的血肉生命，你时时刻刻都在呼吸操持着它，才不能觉察到它确实的客观存在。

老实说，我开始进入这个课题研究时，对此，也只是一些朦胧的感觉。随着我对课题研究的深入——通览了延安时期几乎所有的新闻出版物，搜罗了尽量多的当时当事人的回忆录，走访了历史的旧迹，查阅了有关文献档案，我的心灵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和冲击。80 年代中期，我读硕士研究生期间，曾致力于五四时期的文化历史研究。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延安整风，到“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整个 20 世纪的中国社会历史，始终处于急剧动荡之中，思想潮流，文化运动，基本上每十年一个周期。而在所有这些潮流运动中，组织最严，程度最烈，声势至大，影响至深的，不是发生在城市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出现在黄土地上的延安整风运动。时势造英雄，20 世纪中国的真正英雄，也不是发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而是领导延安整风运动的人民领袖毛泽东。

延安位于中国大陆版图的中央，延安出现在 20 世纪中叶之前期，延安整风运动是 20 世纪世界潮流的东方漩涡。激流泅渡，击水三千，情怀是它，残酷是它，光荣属于它，黯淡属于它。延安时期已经规范中国历史 50 年，还将制约中国至少 50 年，延安整风运动后，20 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由混沌到有序，由繁杂到清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复归于传统文人的社会角色。

本书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切入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描述。我努力遵循着两个态度：其一，述而不论，述而少论；其二，言必有据，据必作注。这绝非学究气息，而是感觉到这十年的历史内涵太沉重了，褒贬臧否，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和环境似乎还不成熟。与其率尔以对，骄情浮躁，不如存而不论，温和虚静。西哲有言：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宽容的理解，正是温雅的品性。但在具体写作过程中，我是越写越沉重，越写越激动。激动或可抑制，沉重却是无法减轻的。有几位亲近的朋友，从不同的层次阅读了清样稿，他们都带着浓厚的阅读兴趣一口气地读下去，读后又都感到心里沉重得很。对此，我除表示深深的歉意外，并不想作什么改动了。但愿这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沉重，只有在众人的精神分享和心灵承担中，才能融入命脉，化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阳刚血性，钢铁脊梁。

此言已奢，就此打住，恭候更广大的读者的意见。我的电子信箱 E-mail：zhuhongzhao@sina.com。

目 录



MEI BAI

1 自序

引言：肤肉恩施

第一章 奔向延安

5 一、叛逆者、逃亡者与追求者

18 二、“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34 三、亲吻着圣地的热土

第二章 圣地如斯

45 一、战时共产主义的理想国

56 二、心中黄河歌如涛

72 三、纷繁的文事

86 四、在不能安身处安心立命

第三章 清洁精神

- 106** 一、与己无关的整风
- 119** 二、与己有关的“讲话”
- 134** 三、不可或缺的牺牲
- 153** 四、从整风到审干
- 167** 五、从审干到抢救

第四章 走出延安

- 184** 一、劳心者与劳力者
- 200** 二、精神的家园
- 216** 三、走不出的起点

- 231** 附录一：外国文人在延安
- 248** 附录二：延安文化活动大事记
- 276** 代后记：访学千里到延安

引言：肤肉恩施

延安，旧称肤施。

佛传尸毗王在清凉山修行之时，遇老鹰捕食小鸽。纷争中，尸毗王割肤肉喂饱老鹰以解救小鸽；一说赶走老鹰，割肤肉喂养小鸽。总之，尸毗王是通过肤肉恩施的善行，从而得以息事宁人。肤施之谓，得源于此。今天的清凉山上，还有圣迹可寻。

当我徜徉在清凉山上，延河岸边，寻觅着抗战前后（1937—1947）奔向延安的中国文人的踪迹，追问着活跃在20世纪中叶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肤肉恩施这个源自于北魏时期的佛传故事，正是一个不朽的象征——尸毗王就是我所要描述的延安文人的精神缩影。

延安文人，是特殊年代、特殊环境下汇集在陕北一隅的较为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此前中国文人社会角色的继续，又是此后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开端。中国知识分子，旧时俗称文人，雅称为士。其外在的一般特征是识字读书，而其内在的特殊秉性，是作为社会的道德良心，担戴着文化传承，涵养着民族精神，肩负着无可逃脱的家国意识和天下兴亡的责任感、使命感。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了，1911年清王朝推翻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成了自由的飘忽不定的社会阶层。处在20世纪初期风雨飘摇的国际国内环境中，“主要起着调剂中西方文化的时代历史落差的文化移介作用，担负着为民族思考出路的历史使命”⁽¹⁾，引领着时代发展的步伐。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了

封建道德伦理，家的意识淡漠了。随着半殖民地中国命运的加重，国的意识更增强了。在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理想感召下，他们背叛了家庭，背叛了社会，也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文化传统，将个人浮沉与政党，个人命运与民族国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视“个人的出路，是和民族的出路分不开的”⁽²⁾，追求社会、政治、道德、文化统一的理想世界。于是，在应付战争的外力压迫和苏联经验的引导下，形成了延安文人置身权力外、体制里、思想中的尴尬处境。并且，经过整风审干的思想改造、精神清洁运动后，他们都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地淡化消褪着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内在的特殊精神秉性。他们深信着真理只有一个，并且真理已经找到，“如今留给我们来做的不再是摸索道路而是如何开步走”⁽³⁾。不幸的是，他们并不能如愿地走得从容。十年后的1957年，反右运动重复了一次延安文人的经历。又十年后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更重复了延安文人的遭遇。而延安文人在这后两次历史的复演中，几乎没有不被批判和打倒的。

“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⁴⁾。所以，如果将20世纪中国历史倒过来看，那么，延安文人的心路历程，延安文人命运的惊心动魄之处，便更为显明。今天，我不禁疑问：这一代人的共同信念将把他们，以及作为他们儿孙辈的我们引向何处？这“并不是某一党派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有着最重大意义的问题。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缔造我们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人们还想象得出比这更大的悲剧吗？”⁽⁵⁾这构成我看问题的一个视角，但在本书叙述过程中，仍然大体按时间顺序，围绕延安文人的形成、特点、精神、理想；延安文人与政党政治的矛盾、磨合；延安文人的身份、地位、处境；延安文人的思想改变、精神清洁、意识形态重建等问题来展开。书中所论述的文人，主要指到延安之前已

经接受过高等教育或在各自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兼论及在延安接受高等教育的广大青年学生，以及其他文化人。

在我的观念中，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处在社会体制之外，更像西方话语中的知识分子⁽⁶⁾；而进入到政党政治及其社会体制、意识形态之间，则更似中国传统的士人、文人。由于时代的要求，他们又要与工农大众打成一片，这是往俗的方面走，便称：延安文人。

延安因为文人而走向中国，文人因为延安而步入历史。

注释：

- (1) 朱鸿召：《在人的旗帜下——论五四文学的背景、发生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2年第5期。
- (2) 艾思奇：《非常时期的观念形态》(1936.1)，《艾思奇文集》第1卷，第298—29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
- (3) 何其芳：《杂记三则》(1942.8)，《何其芳文集》第4卷，第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9月版。
- (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资本论》第1卷，第8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
- (5) [英] 冯·哈耶克 (F.A. Hayek)：《通往奴役之路》，第13—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8月版。
- (6) 19世纪末西方关于“知识分子”定义中的核心要素是：“一个富有强烈道德动力的作家，用通俗的语言向一个受过教育的普通读者群体讲述当时最重大的问题”。参见罗伯特·S·博恩顿 (Robert·s Boynton)《新一代知识分子》，《交流》(季刊)1996年第1期。